

KARSH

卡希人像摄影选集



KARSH PORTRAIT PHOTOGRAPH SELECTED VOLUME

上海画报出版社

KARSH

卡希人像摄影选集

KARSH PORTRAIT PHOTOGRAPH SELECTED VOLUME

原著者：尤索福·卡希

上海画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 徐炳兴 刘育文
编 者 杨嘉华
译 者 范佳毅
装帧设计 赵松华 周 海

(沪)新登字115号

KARSH: A FIFTY – YEAR RETROSPECTIVE

Copyright © 1983 by Yousuf Karsh
and Esrellita karsh

本书中文版版权由上海市版权代理公司帮助取得。

卡希人像摄影选集

出 版 上海画报出版社
发 行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制 版 香港华顿公司
印 刷 香港华顿公司
版 次 1994年12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1 – 1000
印 张 16
规 格 12K
书 号 ISBN 7 – 80530 – 122 – 0/J.123
定 价 128元

序

我们时代最著名的肖像摄影家已经工作了半个世纪。这位第一流的肖像摄影艺术家凭直觉和灵感接连不断地——也是令人难忘地——摄下了那些塑造我们外在生活和内心世界的政治家、艺术家、文学家和科学家的形象，以致这些形象往往成了被摄者的永恒写照。

《卡希人像摄影选集》是一部杰出艺术家的作品记录。正如蒙哥马利元帅所说，卡希的肖像作品使人感到：“让卡希拍照本身便是一项非凡的成就”。这本影集的出版也是一件新事。这是第一本收入卡希大量作品的影集，这些作品捕捉了著名人物在众目睽睽之下难以见到的姿态，也包括了在各自工作环境中的劳动者形象以及摄影家的早期尝试和实践。这本影集还首次收集卡希在彩色摄影领域里的惊人之作。

这是迄今为止收集卡希作品最多的出版物，从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罗纳德·里根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从H·G·威尔斯到格雷厄姆·格林；从奥古斯塔斯·约翰到安迪·沃霍尔；从青年时代的蓓蒂·戴维斯到充满成熟女性风采的索菲亚·罗兰，近200幅人物肖像作品留下了“我们时代的面貌”。

新版影集最引人注目的内容之一是首次问世的系列肖像摄影。作品展现了人物在相同或不同的背景里一系列形象。这些系列形象显示了摄影家那贯穿始终的富有深度的洞察力，也生动地揭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正如给人印象至深的欧纳斯特·海明威的系列肖像所体现的那样：英俊、刚强而又脆弱、感伤。

摄影家在其人物肖像的旁注中也夹带了大量有关他本人的叙述。通过他的导言和对作品的注释，我们领会到卡希对其摄影对象的强烈兴趣和诚挚友谊。他的耳目就象他

的相机一般体察入微，传达着他对摄影对象的同情和理解，正是这一点使得他与他们之间形成一条富有创造力的纽带。卡希本人曾说：“若是想拍出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作品，就必须学会用心灵的眼睛去观察世界，因心灵和头脑才是相机的真正镜头”。

尤索福·卡希于1908年生于亚美尼亚，在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恐怖氛围中长大。当摄影师的叔叔乔治·纳卡希于1924年把他带到加拿大。卡希在波士顿师从杰出的肖像摄影家约翰·H·格乐。之后于1928年定居渥太华并开始了他的职业摄影家的生涯。早在1936年他就为来访的政治家和其他显要人物摄影，其中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941年12月，他那幅永垂史册，象征战时英国不屈不挠的勇敢的肖像摄影——怒目而视、桀骜不驯的温斯顿·丘吉尔肖像给卡希带来了国际性的声誉。作为摄影史上复制得最广泛的作品之一。邱吉尔肖像是如今众所周知的注有“卡希-渥太华”版权标志的首批作品之一。此后，这幅作品在全世界各类出版物和纪念邮票上频频露面。

卡希的重大摄影展览在世界各地吸引了如痴如醉的观众。同时，他还是位繁忙的、口才出众、引人入胜的演讲者。他的作品被作为永久珍品收藏于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学院、加拿大国家美术馆以及其他知名的博物馆。除了与他职业有关的荣誉头衔之外，他还是加拿大议会奖章和加拿大国家勋章的获得者。鉴于他对残疾人所作的卓有成效的贡献，他被授予美国总统嘉奖令。他曾担任俄亥俄大学美术学院和波士顿爱默生学院的客座教授并接受过十多个荣誉学位。



作者从渥太华市长公园俯瞰庄严的国会大厦（1982）

目 录

1. 绪言
2. 卡希彩色摄影
3. 政治家
4. 作家
5. 手
6. 旅行途中
7. 艺术家
8. 科学家和医生
9. 音乐家
10. 演员

绪言

1924年风雪交加的除夕夜，从贝鲁特出发的班轮凡尔赛号抵达哈利法克斯，在海上航行了二十九天之后，船上统舱中最兴奋的旅客要算是个十六岁的亚美尼亚男孩儿了，他只会说一点点法语，英语就更不行了，那男孩儿就是我。

在那个寒冷而晴朗的冬日，那片美洲大陆上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白雪覆盖的哈利法克斯码头。我尚未开始遐想这片新土地上的无穷机遇，当时，我只意识到我是安全了，充斥血腥屠杀、令人心碎的亚美尼亚已离我而去，这就足够了。我身无分文，受过的教育也极其有限，可我有个叔叔，我母亲的兄弟，他在等我。当我从轮船的踏板上下来的时候，他认出了曾在一张模糊不清的全家照上见过的我。这位我未曾谋面的乔治·纳卡希资助我成为移民，担保我不会沦为“公众的负担”。他从魁北克的希布鲁克市家中千里迢迢地赶来接我，而这些，还只是他许许多多了不起的善行的开端。

我们从码头坐出租车去火车站。这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马拉雪地出租车，马具上的铃儿一路不停地叮当作响。充满欢乐的钟声在市内随处可闻，宣告着新年的来临。那商店橱窗里和房屋上令人眼花缭乱的装饰，那笑语喧哗的人流，在我眼里，无异于美梦成真，难以置信。在去叔叔家的两天旅途中，我对遥远的路程惊叹不已。火车被积雪困阻，干粮吃完了，这种情况，至少对我来说，倒并不是新鲜事。

我于1908年12月23日生于亚美尼亚的马丁，父母均是亚美尼亚人，父亲目不识丁，却有着高雅的情趣。他长途跋涉，买卖稀有的珍品——家具、毛毯和香料。母亲则是位受过教育的妇女，在当时算是罕见的了。她博览群书，尤其熟读过她最心爱的《圣经》。在他们尚存人世的三个孩子中，我是老大。弟弟马拉克和加米尔也生于亚美尼亚，现分别在加拿大和美国。我最小的弟弟赛利姆后来在叙利亚的阿勒坡出生，只有他逃脱了我们出生地即将来临的迫害的高潮。

马丁城那一排排逐级升高的建筑据说可与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媲美，而它那硕果累累的果树园又令其居民深信它的前身就是伊甸园。具有最强烈的讽刺意味的是，那里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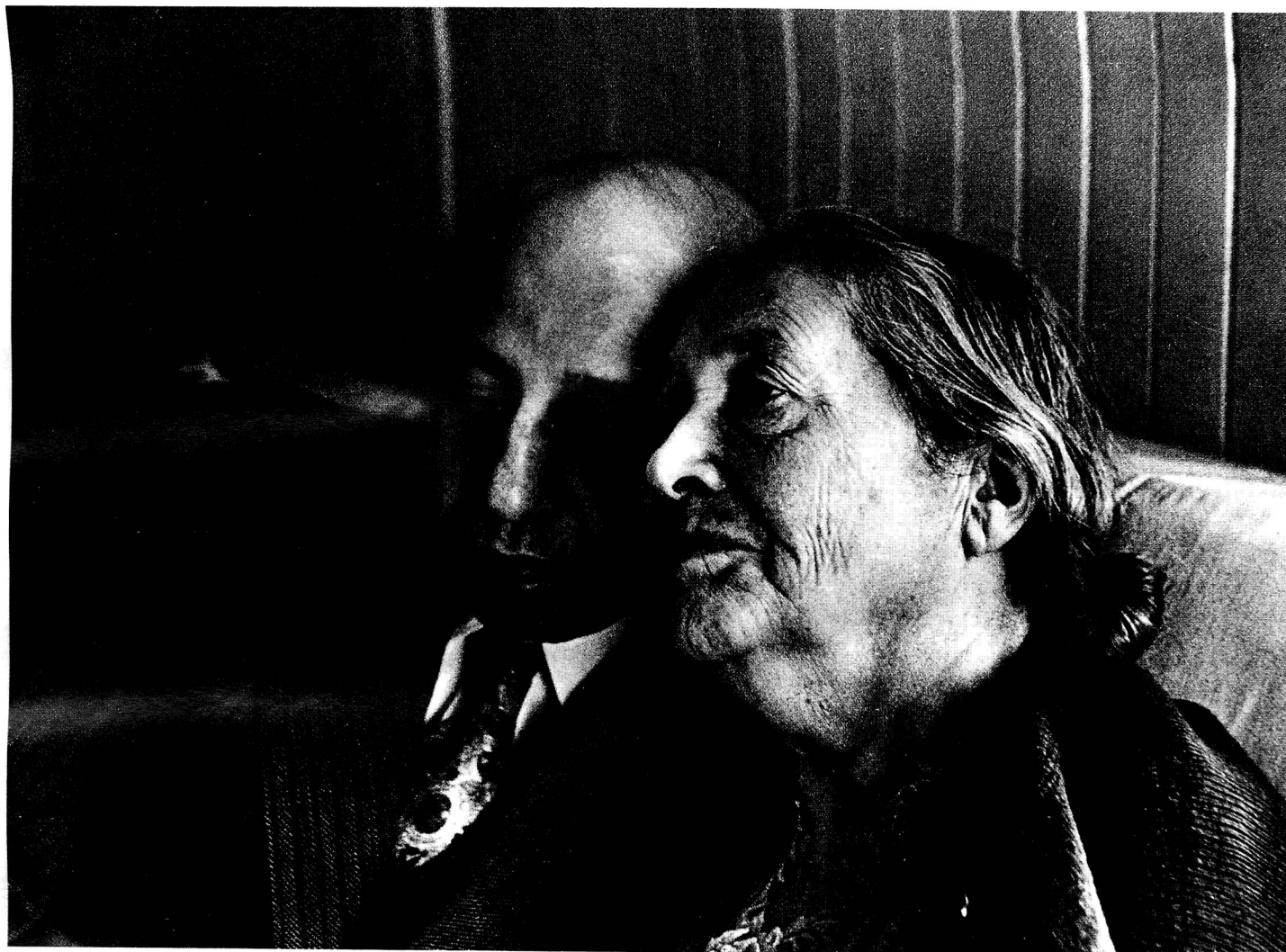


图1 我与母亲（我弟弟马拉克
摄于194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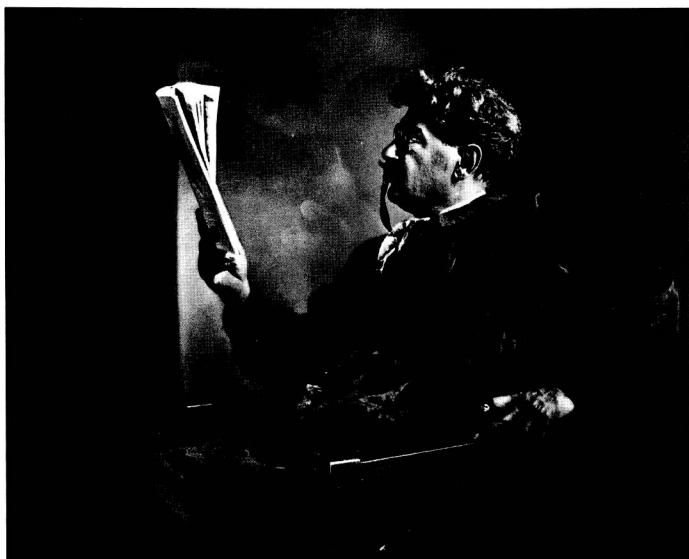


图2 我的导师约翰·H·格乐
(1931)

成了土耳其人在 1915 年仇杀亚美尼亚人的场所，到处是残杀和蹂躏。尽管无时无刻不处于恐惧之中，但生活总得继续下去。无情的迫害与可怕的疾病构成了我幼年的记忆：给两个我深爱的叔叔送食物包，他们从家里被无故拖走投入监狱，接着又被扔到井里去活埋；我姐姐死于致命的伤寒，母亲的悉心照料亦无济于事。那些日子在我的回忆中交织成一种奇异的组合：鲜血和美丽、迫害与和平。

记得我曾为表妹讲述的《一千零一夜》里那奇妙的船只和航行，以及那些遥远地区人物的故事中得到短暂的安慰；母亲的榜样也一直是我的慰藉，她教导我，哪怕压迫继续下去，也不要心怀仇恨。

一天，我从学校回家，前额淌着血，那是被一帮土耳其男孩儿用石头砸的，他们想夺走我仅有的玩物——几粒玻璃弹。“等着瞧吧”，我怒气冲冲地对母亲说：“从今往后该我带块石块了！”母亲搂着我说：“儿子，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如果你一定要报复，可千万别打中呀！”

母亲的慷慨、力量和希望支撑着我们全家。她把一个亚美尼亚小女孩带回家来，让她分享我们少得可怜的食物，

鼓励她用双手代替被残暴地挖掉的眼睛。母亲自己似乎不知疲倦。她每天不得不到很远的有山泉的地方去，那是我们整个地区的唯一水源。因每次只许打一桶水，为了让孩子们有足够的水用，她可以耐心地在取水的行列中等待几个小时，对我来说，自来水至今仍是一种了不起的恩惠。

1922 年，我家获准离境。除了我们的生命，不许带任何行李，还不准我们锁门。我们只能徒步出走。由于禁止乘火车，原本两天的路程，我们搭乘的贝督因人寇尔德人部落的大篷车却足足走了一个月。在此期间，父母耗尽了勉力积存下来的每一件值钱的东西。为了救我，父亲花去了最后一枚银币。我正傻呼呼地画着一张白骨成堆的素描时被抓获，那堆白骨便是我的国土上最后一个象征苦难的路标。

在平和安宁的叙利亚阿勒坡，父亲竭尽全力重建我们的生活。只有那些经历过终身积蓄毁于一旦的遭遇的人才能体会到我父亲赖以吸收的是一股多么强大的精神源泉。在日复一日地持续着的挣扎中，父亲终于设法送我去纳卡希叔叔那里，去那个对我这个学童来说只是地图上模糊不清的空间的大陆。

纳卡希叔叔是位卓有建树的摄影家，我去那儿时他还是个单身汉，一个慷慨成性的人。如果说我在希布鲁克中学的第一天着实给老师们出了难题的话——比如，把一个不会英语，除了良好的举止外一无所知，将来还想当医生的十六岁亚美尼亚男孩安排在哪一年级——那么学校对我来说却是个天堂。在那里我交上了第一批朋友，他们不仅和我一起玩要（而不是用石块扔我了），还让我留着我赢得的玻璃弹。我所受的正规教育几乎在他开始之前就结束了，但那种被人接纳的温暖使我爱上了我的第二故乡。

1925 年夏，我抑制了学医的愿望，去纳卡希叔叔的工作室干活。最初我并未意识到，与摄影艺术有关的一切俘获了我的兴趣和精力，那不仅成了我将来的谋生之道，也是我毕生情之所钟的目标。每逢周末，我就带上小相机（我叔叔众多礼物中的一件），在希布鲁克周围的田野和树林漫游。我自己冲洗照片，然后请叔叔评点。我确信它们毫无可取之处，可我在学习，而且，纳卡希叔叔是位难能

可贵、不厌其烦的批评家。

我用这架相机在摄影上取得了第一次成功。我照了一张有孩子嬉戏的风景照并权作圣诞礼物送给同学。他私下拿它参加了一次摄影比赛。令我吃惊的是，这幅作品得了头奖五十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呀！我给了朋友十美元，又满怀喜悦地把剩下的钱寄给我远在阿勒坡的父母。这是我能够寄给他们的第一笔钱。

此后不久，叔叔将我安排在他波士顿的朋友约翰·H·格乐门下学习。这位亚美尼亚同胞被誉为美国东部出类拔萃的肖像摄影家。格乐是位明智的导师，他鼓励我上艺术夜校，学习钻研大师们尤其是伦布朗和委拉斯凯兹的作品。尽管我从未学过绘画，连张象样的图都没画过，我还是学会了光线、设计和构图，图书馆成了我在波士顿的另一个家，在那里我成了人文学科如饥似渴的读者并开始领略到摄影艺术更加广阔的天地。

格乐长得有些像马克·吐温，只是没有那位幽默作家那样光彩夺目罢了，但正是格乐本人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叔叔原本只打算让我在波士顿住六个月，但由于格乐对我如此亲切又如此给人以激励，以至最后我与他一起度过了整整三年。在格乐的工作室里，我学习当时摄影艺术家们运用的许多工艺，包括铂印、色素或阿拉伯树胶、碳油及含溴油的应用等。那些复杂的程序要求娴熟的技术、直觉判断、反复的训练和极端的耐心。我的第一张铂印照化了我十八天功夫，它先要经过感光，然后上涂料，再经过多次感光才行。学习这些工艺令我追求完美，时间在所不惜，唯有最后的效果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格乐还教会我一些比技术更重要的东西——观察并记住观察过的东西。他引导我学会独立思考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你得清楚地知道自己追寻的东西。”他说，“那么当它出现时，留住它，艺术从来不靠侥幸。”

格乐的周围总有一种无拘无束的高雅气氛。由于在工作室里摄影用的是自然采光，我们早在黄昏来临之前就停工了。每当这种时候，他与艺术家朋友——都是才华横溢的男女艺术家——频繁而愉快的自发聚会就开始了。他们来找格乐并互相会面。在那些实行禁酒令的日子里，我的课外活动便是在这样的聚会里充当类似招待员的角色。就

这样，我分享了二十年代音乐、文学、戏剧和歌剧界卓越人物妙趣横生的会晤。尽管我那时还年轻，但已经意识到：格乐沙龙这些辉煌的下午和夜晚就是我的大学。在那里，我给那些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了里程碑的男女人物摄影并潜心于这一工作。

此后，格乐的健康情况恶化，最终于 1939 年去世。当时我尚在渥太华为建立自己第一个独立的工作室而奋斗，所以未能在他临终之际陪伴左右。对此我倍感痛心，追悔莫及。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我懂得并记住了这样一条普遍真理：对于那些曾经给予我们巨大帮助的人们直接地作出报答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能就此无济于事地

图 3 早期风景照 (1927)



图 4 在柳树下舞蹈的索兰奇
(1938)





图5 特威兹穆尔总督、麦肯齐·金总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儿子詹姆斯于魁北克。（我首次涉猎新闻摄影之作，摄于193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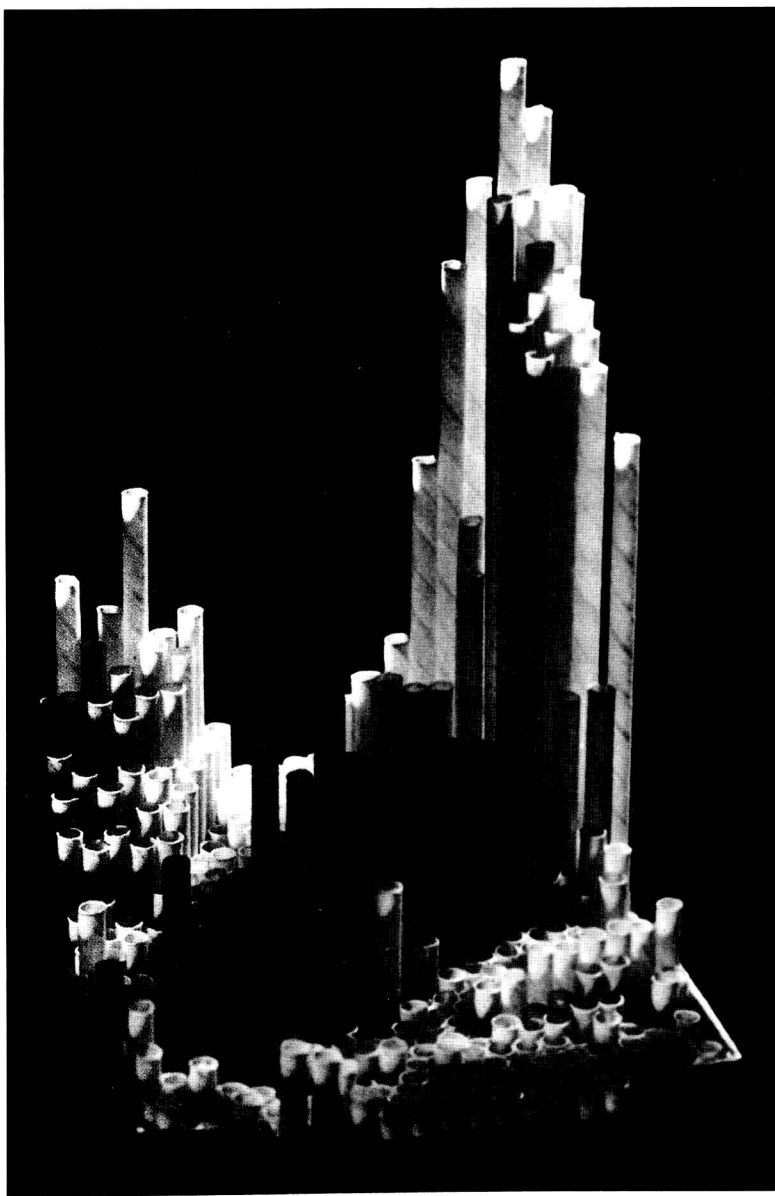


图6 麦管之城 (1940)
图7 万灵药 (1938)
图8 木块纹理 (19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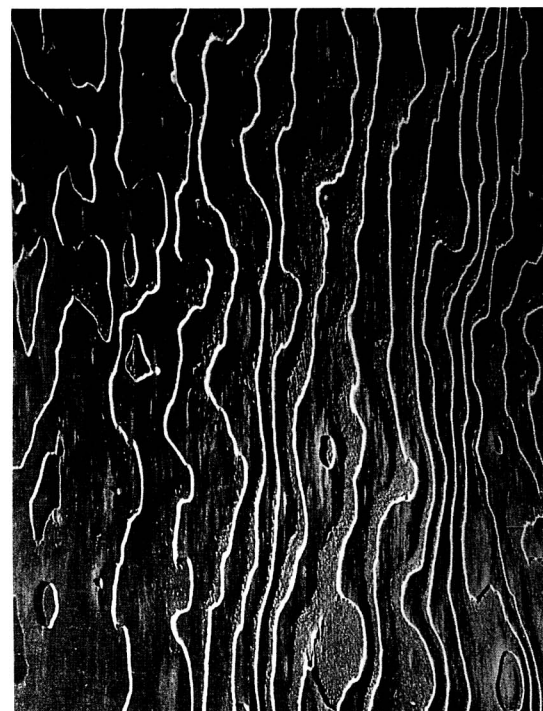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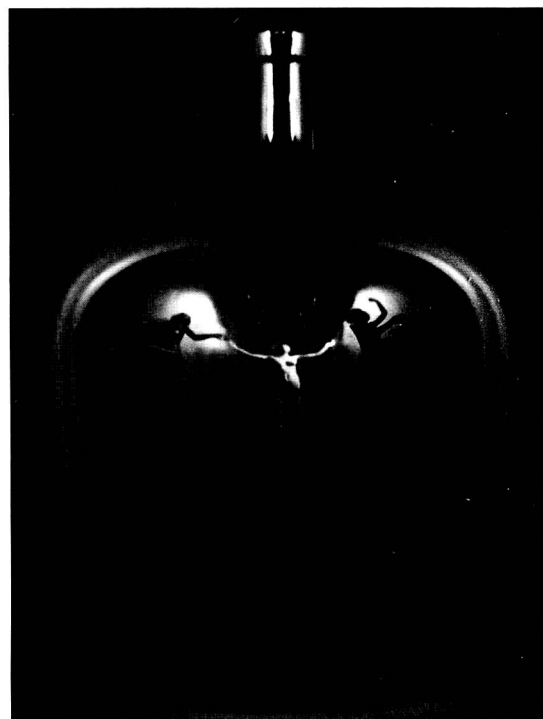


图9 卡希在摩洛哥(马克·里波德摄于1961年)



图 10 能与许多非凡的人物共度亲密无间的时光是一种特权。

温莎公爵和夫人 (1971)

这幅照片完成之后，公爵和夫人亲切致函称我成功地捕捉了他们结婚三十四年后的深情蜜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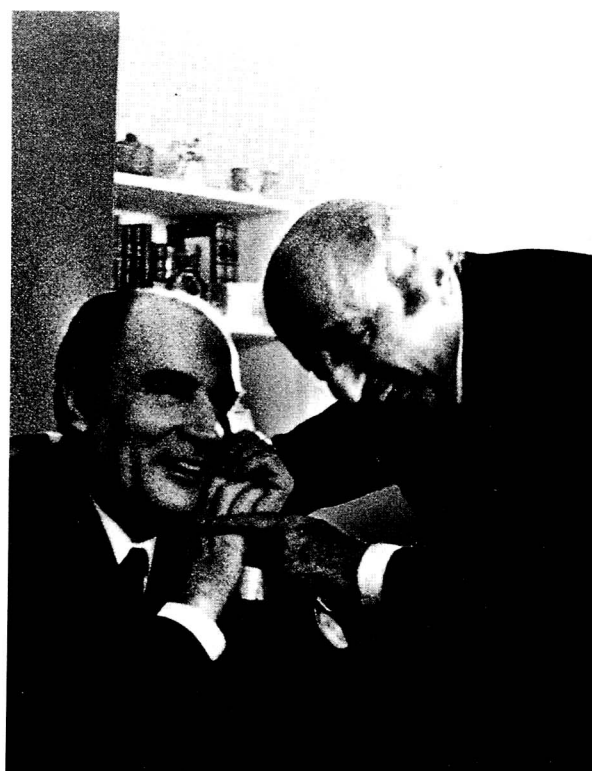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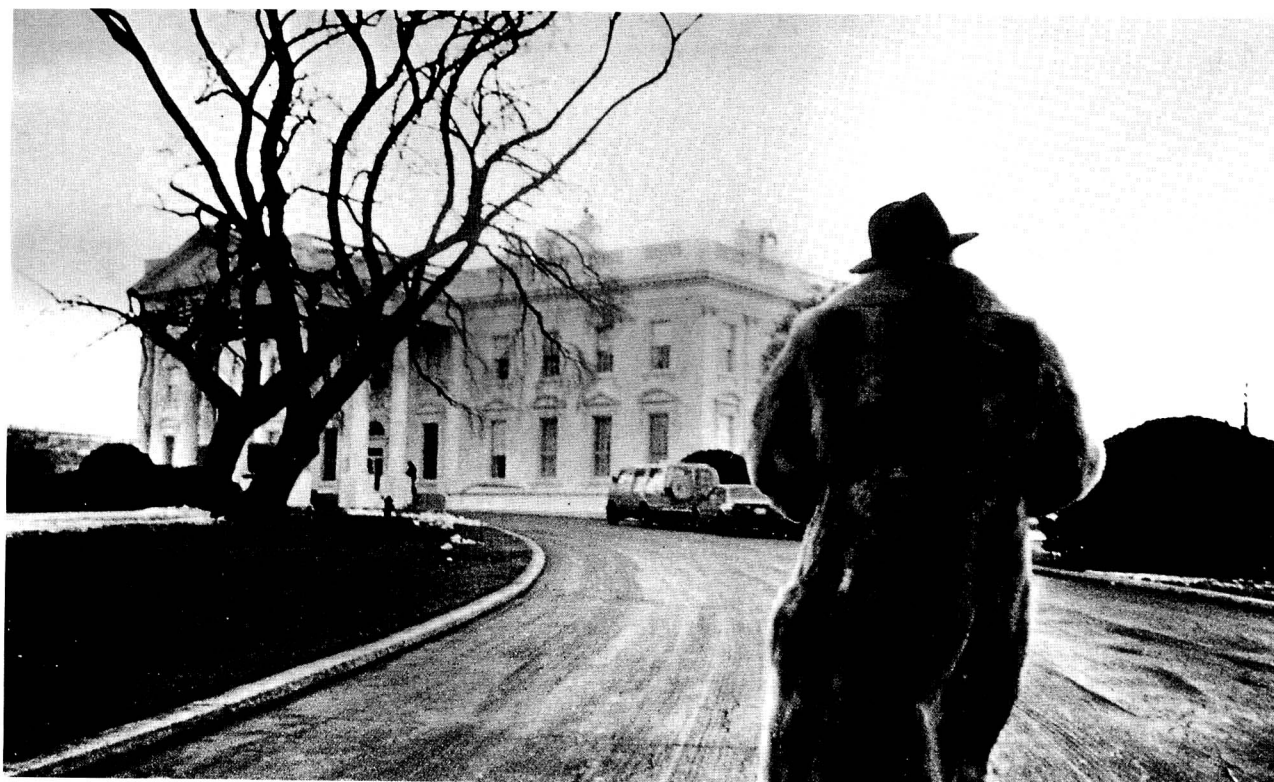


图 11 心灵的会晤 卡希与欧纳斯特·海明威在哈瓦那海明威住所（蒙蒂·埃弗里特摄）

图 12 轻松的一刻 卡希与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曼纽尔·里特兰摄于 1981 年）

图 13 在赴白宫摄影约会途中（乔·C·塔特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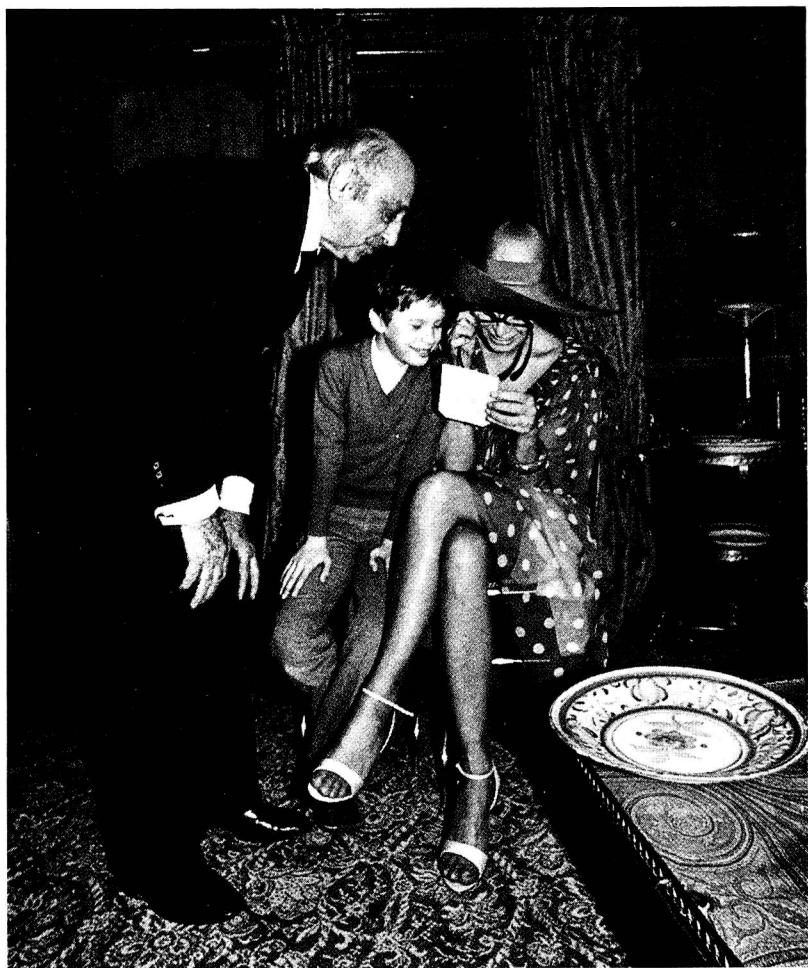


图 14 卡希、索菲亚·罗兰和她的儿子分享摄影约会的首批作品。(曼纽尔·里特兰摄于1981年)

图 15 与里根总统笑谈轶事(杰姆·马卡里摄于1981年)

图 16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与卡希交谈关于卡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于加拿大拍摄波兰幸存的艺术珍品之事，这些珍品现已安全送回科拉科。(1979)

